



富士山的夢

平凡著

富 士 山 的 夢

平 凡 著

上 海 出 版 社 發 行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發行 富士山的夢

版權所有

翻印必究

每冊實價大洋八角

外埠酌加郵費

著者 平 凡

出版者 上海出版社



特約代售處

上海棋盤街中市金屋
三星書局

上海麥家閣
國民書局

平凡著

都市的罪惡

一個田間的女子，因為父親的墮落，復遭遇家庭的變故，不惜犧牲個人的幸福，離開了愛人，投身到都市做工，經過了許多的曲折，淪入娼門；後來復為舞女，為馬戲班女主角，終至為一牧場小主人所誘惑而失身，而被棄。書中以都市生活的罪惡為背景，很顯明地表示出資本主義鐵蹄下的人生路線，是一部悲哀進行曲而在時代輪齒裏掙扎出來的作品。

浮生雜記

是平凡數年以來的筆記，大半曾在各報紙雜誌發表過。
以上二書，不日出版。

富士山的夢

前奏曲

在夢裏的富士山頭，

聽那琵琶湖畔的流水，

似乎訴說世界上一切的罪戾；

有些人過着驕奢淫逸的生活，

有些人度着困苦流離的歲月。

曾記得，在夢裏，看見了許多一幕一幕的時代劇，

曾記得，在夢裏，聽過了許多一節一節的悲哀曲。

我也曾想：喚醒那沉醉在愛河裏的人們，

我也曾想：勸告那逍遙在弱水邊的衆生！

可憐這一羣的綿羊，自己睡在地獄裏的荊棘上；

還是酣歌嬉笑地常作在天堂。
青春留不住，如火的情緒向誰訴？
祇剩得這些平凡殘碎的片斷，
是我生命的泉源。

富士山的夢目錄

平 凡

- 一 順便送他的公子到日本學陸軍。
- 二 可憐這一羣沈湎在情海裏的綿羊。
- 三 把西裝褲子反穿了。
- 四 像失了魂似的想入非非。
- 五 你不要担心，包你吃得叫好。
- 六 天哪！他們是人，我也是人啊。
- 七 引得芳子的處女心絃漸漸的起了愛的微波。
- 八 但是我們的夢做得太離奇悲慘了。
- 九 不要胡說，我不愛聽。
- 十 老鞠的一隻右手，正插在女的旗袍底下。
- 十一 世界上有這樣硬心的馬鹿野郎嗎？

十二 只留一個人給我搽背上的粉！

十三 兩個人在淺草觀音堂交換了戒指。

十四 抱住何女士，行了幾個接吻。

十五 你們男人都不是好人！

十六 害得她像一隻孤雁似的。

十七 立刻現了幾塊桃色的口紅！

十八 她自然感到孤寂了。

十九 心裏太快活了就想死！

二十 你怎曉得我們不穿褲子呢？

廿一 我久已看出你不是好人！

廿二 是夢吧？

富士山的夢

平 凡

一、順便送他的公子到日本學陸軍。

中華民國×年×月，中國正內戰多事之秋，川邊胡將軍因為接連打了幾次勝仗；奪了許多地盤，得意非常，他從數次內戰的經驗中，覺悟到軍人操必勝的公式：

兵燹十三萬十三萬二萬

他平時常由一位日本顧問叫鈴木的，經手買進軍火，他是信佛而深迷信的殘忍矛盾主義者，他在每次內戰以後，都是照着他的算學公式去實行，括錢，招兵，買軍火，以便未來的內戰，再奪一些地盤。他迷信鈴木買的軍火可以打勝仗，所以在某一次內戰以後，又托鈴木到東洋買大批軍火，順便送他的公子，到日本學陸軍。

胡公子大號平夷，讀書不求甚解，是一個享樂主義的十足摩登青年，他在四川漢口

等處，留了很多的豔跡，胡將軍雖有些知道，因為愛子心切，便也馬馬糊糊，不去管他

在一箇初夏的下午，上海黃浦江邊的那些苦工，熱得像狗一般的伏在青草地上喘氣，等着進口輪船靠岸，替旅客們搬運行李，換幾個大餅充飢。

這時胡公子偕同鈴木正坐着長江輪由漢口到上海，兩個人下了輪船，歇在一家旅館裏，住了幾天，領略了些紙醉金迷的上海風味，便在一早晨搭乘「上海丸」的頭等艙位，預備到神戶去。兩個人跑到船上，已由朋友們拋了許多紅綠紙條上來，給他們兩人執在手裏，這時大家都感着一種神祕的黯然景象，還有許多日本女人在岸上，一隻手執着紙條，一隻手偷偷的揩眼淚，胡平夷正看得出神之際，忽地一陣鑼聲，把他嚇了一跳，以為船上失火，連忙拉了鈴木便想逃命。鈴木看見胡平夷這樣慌張的情形，便哈哈大笑道：

「不要駭怕，這是船要開了，叫開維人上岸的警告，並不是船上失火。」

胡平夷聽了才放心。過了一回，船上拉了兩聲淒涼的回聲，船身便漸漸的離岸，各人手

上拿的紅綠紙條，都斷了繞在船桅上隨風飄展；岸上的許多送客，還在那裏揚巾脫帽，頗有戀戀惜別之意，只可恨這龐然頑蠢的輪船，似乎不能了解人們黯然消魂之意，却絕不留情的破浪而去。胡平夷和鈴木站在甲板上，待看不見岸上的人影，才回到臥室，躺了一回，侍者已來請吃午飯，兩個人因為早上吃得很多，便放棄了一餐，胡平夷覺得很無聊，隨手在皮包內取了一本小說看着，日本顧問也默然在那裏寫日記，胡平夷看看小說，漸漸的睡着了，直到電燈亮了，才由日本顧問喚起，去吃夜飯，兩個人跑到飯廳上，只見見許多穿得很整齊的日本人，和幾個西洋人已坐好了，胡平夷心中忖着道：

「我上船的時候，明明看見有很多的中國人，怎麼現在一個都不見呢？難道他們已先在這裏吃了嗎。」

再仔細向四面一看，這小小的一間飯廳，雖不能與上海的大華飯店比擬，却布置得頗有富貴氣象，胡平夷吃了三道大菜，已覺肚子飽了，看那日本顧問，還正在獨酌獨飲，悠然自得，遂先離席，踱到甲板上散步。那時正月之上澣，一灣新月，像上海時髦女人用松墨畫成的蛾眉，所以黑暗得很，眼前的景物都難辨認，只聽見海裏的浪聲，和船

中的機器聲，遙遙相應，信步驟來踱去忽看見有一個樓梯通到底下，看下去隱約有燈光可見，胡平夷爲好奇心所使，依着燈光跑下去，便看見有一個小門，探頭向門裏一看，陡覺一陣奇臭，衝鼻欲嘔，連忙取出手巾掩了鼻孔，忍住呼吸，跑到裏面一看，只見許多中國人，東倒西歪的都躺在那裏鼾然酣臥；再向下一看，底下還有兩層，許多人正簇在一處狼吞虎嚥般的吃夜飯，那股臭魚味，和人身分泌出來的汗臭味，一陣陣的直向上冲，胡平夷看了一回，實在受不了這些異味，便一溜煙跑到甲板上，深深的呼了一口氣，才覺胸膈間稍微爽快了，遂伏在船欄上看海裏的浪花，心想：

「這班人真本領，像這樣的地獄，也虧他們處在裏面安之若素呢。」

正想得出神之際，忽覺背上有人拍了一下，回頭一看，乃是鈴木，喝得酒氣熏熏的，拉了胡平夷使跟跲着向左轉了一個灣，只看見燈光輝耀，樂聲振耳，一對對的男女正擁抱翩翩着跳舞，兩人揀了地方坐下，向侍者要了兩瓶汽水，慢慢地飲着，看那些舞侶來往，像沉醉了一般，那時窗子外面，有幾個三等乘客的中國人，正悄悄地站在那裏看得津津有味，忽地爲侍者看見了，便立刻驅逐着走了，跳舞完了，接着便是映電影，可

惜是日本片子，說明又是日本字，胡平夷看得要打瞌睡，便跑到房睡覺，一宿過了，翌日起身，吃罷早飯，跑到吸烟室吸烟，看見兩個日本人和鈴木在那裏談笑，顧問便對胡平夷道：

「這二位新在上海學會了麻雀，他們要求我們又着玩，你高興嗎？」

胡平夷正覺無聊，便答應了，四個人遂拉小桌子入局，那兩個日本人是初出茅廬的，他們曉得清一色與中發白是加翻的，所以他們手上只要有三四張同樣的牌，那其他的牌便亂打，預備做清一色。或是手上有一二張中發白，他們死都不肯打出，寧可拆塔子。打了幾圈，到午飯時間，歇手一算，胡平夷一個人贏的籌碼最多，那兩個日本人伸着大姆指頭，操着不粹純的上海話對胡平夷道：

「中國人的麻雀交關好。」

胡平夷心想：「中國人打仗的本領，雖是打不過你們這班瘟賊，要談到賭的本領，非但是你們倭鬼夢想所可及，就是西洋鬼子也願甘拜下風呢。」

吃罷午飯，舟抵長崎，和鈴木登岸逛了一轉，回到船上，沒多時船又開了。第二天

到了神戶，鈴木的夫人，因豫先得到電報，所以早已候在碼頭上等待，胡平夷見下船，的夫人，自有一番客套周旋，兩個人因為言語不通，皆由鈴木權充翻譯，胡平夷素來曉得顧問夫人長得縹緲，這回看見了，當然要仔細看她一飽，覺得的確長得不錯，大凡日本女人，十個就有九個都喜搽粉的，鈴木夫人却是粉不搽而膚自白，脂不點而唇自紅，穿了一件白灰色的和服，梳的新式人字頭，腳雖然不苗條，但是着了那雪白的襪套，到也不覺難看。三個人跑到稅關上，待檢查了行李，又在街上吃了料理，訪問了幾處古迹，天已夜了，遂搭了急行夜車，向東京而去，第二天到了東京，自然是住在鈴木家裏的。這鈴木的家裏，住在青山，一座小小的洋房，內部布置得頗有西洋色彩，胡平夷住的房間，與鈴木夫婦的房間，僅隔了一層紙屏風，這一夜，他們夫婦是久別重逢，自然有許多說不盡的恩愛，胡平夷雖微有所聞，只好嘆一口氣，咬緊被角，希望睡神早早光臨，免得聽了難過，偏是越想睡却越睡不着，不知翻了幾十次的身，才勉強入夢，到了第二天，胡平夷便由鈴木送到神保町東亞豫備學校，補習日文。

二、可憐這一羣沈湎在情海裏的綿羊！

胡平夷在東亞上了一個多月的課，很認識了幾箇朋友，一位是奚筱元，他的尊大人曾做了好幾年的督軍，一位是周樂君，是湖南夏布大王的少爺，一位是陸家駒，也是湖南人，他的父親在北方做厘捐局長，一位是江蘇人羅畏三，家裏也很有幾箇錢，這五位闊少，每日下課後，不是上中國料理館，便是看電影，有時候羅畏三還帶了他的表妹葉月痕女士，也跟在後面湊熱鬧。這葉女士是在東京留學生中的一朵交際之花，臉蛋兒雖然不見得十分漂亮，可是經她粉兒一搽，眉兒一畫，脂兒一塗，再加上時裝衣服一穿，和人講話的時候，那雙媚人的秋波一轉，就是坐懷不亂的柳下惠見了她那副騷腔，恐怕心裏也要跳幾跳呢；所以留學生想轉她念頭的人很多，誰能陪葉月痕遊一次公園，或是看一回電影，這個人就覺得祖宗積德，無上榮幸，至於送禮物寫情書給葉月痕以求美人青睞的人，那更不知其數了，但是葉月痕的一顆玲瓏七竅心，明明曉得這些人都不懷好意，可是又不能得罪他們，只好用博愛主義去敷衍他們，直迷得那些臭男子服服貼貼，葉女士教他們東，他們不敢向西，可憐這一羣沈湎在情海裏的綿羊，竟爲葉月痕玩之於股掌之上，而不自覺；最可憐的，是那些外強中乾的措大們，他們明明知道要向拜金主

義的摩登女人求愛，是要以金錢爲本位的；所以他們寧可自己省吃減用，拼命的報効葉女士，在他們已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在葉月痕的眼光中看來，却是滄海一粟，不值一顧，無奈這班人自不量力，還時常向葉月痕纏不清楚，其實葉月痕的芳心裏，除掉幾個會用錢的闊少外，只有兩箇放大的照相，在她腦海裏旋轉；一箇就是表兄羅畏三，還有一箇是湖北人陶近植，羅畏三雖是老相好，可惜已是使君有婦，不過大家都是舊情未忘，仍是如膠似漆。致於陶近植呢，既然長得漂亮，又是學的音樂美術，而且彈得一手的好鋼琴，葉月痕與他初次見面，是在青年會的音樂會上認識，原來葉月痕在日本也是學的音樂美術，他倆自認識後，志同道合，形影不離。羅畏三雖是看了他倆的形跡可疑，却假作糊塗，不去干涉，因爲自己近來正膩上了旅館中的一個下女，誠恐爲葉月痕看出了破綻，定有一番酸性作用，現在葉月痕既愛上了陶近植，自然不常到旅館裏來找他了，因此羅畏三到可以大胆放心的和下女鬼混，度他的浪漫生活。這時葉月痕也和陶近植鸚鵡比翼，每天在青年會的鋼琴室內研究音樂，過他們的甜蜜光陰。這間鋼琴室是附設在講台後面的，狹小得僅可容三四個人，每逢他們兩人到了裏面，都是把門一關，別人

不得加入，有幾個無聊的人，悄悄地由板縫裏偷看他倆的動作，後來給他倆曉得了，索性把裏面的板縫都用紙糊沒了，大家沒法，只好由他倆在裏面搗鬼。

光陰一天一天的過去，那時正是殘暑已過，夏去秋來，在郊外避暑的留學生，大家都像倦鳥似的飛回東京。預備秋季入學，沈寂了一個多月的中華青年會，頓時便熱鬧起來，宿舍裏差不多有人滿之患，到了晚間，只聽見東也是鋼琴聲，西也是吵笑聲，更有那些北方人，都是歡喜哼幾句京調的，你一句我一句的高唱入雲，喧喧嚷嚷，非過了十時，不能安靜。有一位北平人叫王愷的，因為晚上多喝了酒，唱興更加濃厚，直着嗓子叫了兩個鐘頭，一大茶壺開水竟喝得點滴不留，噪得精疲力盡，才爬到牀上倒頭便睡，但是這一茶壺的茶，在他肚子裏作怪，偏不肯安居在他的膀胱裏，常想脫穎而出，王愷睡夢中被逼不過，只好爬起來跑到樓下小便處實行解放，剛剛走到鋼琴室門口，只聽見裏面砰冬一響，像椅子倒下來的聲音，把王愷嚇了一跳，看那壁上的掛鐘，已指着十一點鐘，心想這時還有人在裏面彈琴嗎，問了兩聲，又無人回答，推門又推不動，再一想，非賊即鬼，到要看他究竟是什麼東西呢，眉頭一縐，計上心來，便跑到便所裏解了小